



中国经典名著

绿野仙踪

(三)

[清]李百川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 第四十二回 买棺木那移烦契友 卖衣服竭力葬
慈亲 1
- 第四十三回 逢吝夫抽丰又失意 遇美妓罄囊两
相交 8
- 第四十四回 温如玉卖房充浪子 冷于冰泼水戏
花娘 21
- 第四十五回 连城璧误入骊珠洞 冷于冰奔救虎
牙山 32
- 第四十六回 报国寺殿外霹妖蝎 宰相府库内走
银蛇 47
- 第四十七回 寿虔婆浪子吃陈醋 伴张华嫖客守
空房 60
- 第四十八回 听喧淫气杀温如玉 恨讥笑怒打金
钟儿 71
- 第四十九回 抱不平萧麻训妓女打怨鼓金姐恨
何郎 83
- 第五十回 传情书帮闲学说客 入欲网痴子听
神龟 93
- 第五十一回 赴章台如玉释嫌怨 抱马桶苗秃受
叱呼 103
- 第五十二回 调假情花娘生闲气 吐真意妓女教
节财 112
- 第五十三回 萧麻子想钱卖册页 挡人碑装醉闹
花房 120

第五十四回	过生辰受尽龟婆气 交借银立见小 人情	129
第五十五回	爱情郎金姐贴财物 别怨女如玉下 科场	141
第五十六回	埋寄银奸奴欺如玉 逞利口苗秃死 金钟	150
第五十七回	郑龟婆闻唆拼性命 苗秃子惧祸弃 家私	160
第五十八回	投书字如玉趋州署 起脏银思敬入 囚牢	169
第五十九回	萧麻子贪财传死信 温如玉设祭哭 情人	180
第六十回	郑婆子激起出首事 朱一套审断个 中由	189
第六十一回	臭腥风庙外追邪气 提木剑云中斩 妖奴	200

第四十二回 买棺木那移烦契友 卖衣服竭力葬慈亲

词曰：

世最可怜贫与孤，穷途歌唱西风曲。肠已断，泪已枯，自恨当时目无珠。

酒兄内弟交相爱，须知路尺炎凉态。富则亲，穷则坏，谁说人在人情在。

——右调《断肠悲》

话说如玉见他母亲病势沉重，不住的流涕吁嗟。洪氏道：“那几天还好，只是从昨日又加重了。”如玉道：“这有两天不曾吃饭。”洪氏道：“连今日就是三天。前几日还扎挣着坐净桶；这几日通是身底下铺垫草纸。浑身纯留下一把骨头。先前还反乱拈的身腿疼，这五六天也不反乱了。将来的事体，你也该预为打照。到是棺木要紧。”如玉道：“这个月内，将你我的几件衣服，并些铜锡器，也当尽了。倘有个山高水低，我还不知该怎么处哩！”夫妻两人，厮守到一更以后，只听得黎氏说道：“我口干的狠，拿水来我嗽嗽口。”洪氏道：“母亲不吃点东西么？”黎氏将头摇了摇儿。女厮们搵扶着嗽了口，复行睡下，问道：

“此时甚么时候了？”如玉道：“有一更多天了。”黎氏长叹了一声，将一只手向如玉面上一伸。如玉连忙抱住。黎氏哭了两声，说道：“我不中用了。”如玉道：“午间于先生说母亲不妨事，只要加意调养就好了。”黎氏道：



“我死了倒也好，省得眼里看着你们受凄凉。你过来，我有几句话嘱咐你。”如玉又往前扒了扒。黎氏道：“你媳妇洪氏，是个老实人。你素日把些恩情都用在婊子身上，你看在我的老脸，念他父母、兄弟俱无，孤身在咱家中，以后要处处可怜他。你夫妻相帮着过罢。”洪氏听了这几句话，这眼泪也不止一行下来。又道：“家中小女厮们，还有七八个；家人媳妇子，还有六七房。你看女厮们，年纪该嫁的嫁人；家人媳妇，有愿意嫁人的嫁了罢。”

男子汉死的死了，逃的逃了，留下他们做什么？你也养赡不了许多。金珠宝玩，你变卖了个精光。我止存两皮箱衣服未动。

我死后，止用与我穿一两件，不用多穿。余下的，你两口儿好过度。你日前南方去，与我留下一百五十两银子，我止盘用了八九两，如今还在地下立柜中放着。我病这几个月，深知你艰难。不是我不与你拿出来使用，我也有一番深意。我早晚死后，你就用这银子，与我买副松木板做棺材，止可用四五十两，不可多了。你是没钱的时候。余下的银子，就发送我，断不可听人指引，说是总督的夫人，尚昔日那种瞎体面，你就舍命办理，也不过是生者耗财，死者无知的事。”如玉痛哭道：“儿便做乞丐终身，也断不肯用一副松木板盛放母亲！”黎氏道：“这又是憨孩子话。人有富贵不同，我今日只免了街埋路葬就罢了。”说罢，喘吁了一会，又道：“嫖赌二项，我倒不结计你了。”

人家要的是有钱人，你无钱，谁家要你？尤魁也是前生前世冤债，设有拿住他的日子，多少追讨些。你务必到我坟头前，告禀一声。我在九泉之下，亦可瞑目。”说着，



又哭起来：“我儿，我只心疼你日后不知怎么过呀！你父亲当日去世太早，我又止生了你一个，处处顺着你的性儿，只怕你受一点委屈。谁知我深于爱你，正是我深于杀你！你遭了番叛案官司，家业已尽。次后又要做生意。我彼时只尽你的田产物事耗费，不动我手里的东西，你还可以有饭吃；谁想一败涂地，至于如此。罢了，罢了！”如玉听了，如刀割心肺，只是不敢大哭。黎氏又喘息起来。洪氏道：“母亲说的话多了，未免劳神，且养息罢。”

“黎氏方不言语了。”

两口儿守到四更时候，黎氏又嗽了一回口，见如玉在一旁守着，从新又嘱咐起话来。说了半晌，不想舌根硬了，如玉一句也听不出来。到五更鼓后，复昏昏睡去。

天将明的时候，黎氏醒来说道：“我此刻倒觉清爽些。拿米汤来，我吃几口。”洪氏忙将米汤取至。如玉扶起来，黎氏只三两口，就吃了一碗。洪氏见吃的甘美，问道：“母亲还吃一碗不？”黎氏点了点头儿，又吃了一碗。方才睡下，只听得喉咙内作声，鼻口中气粗起来，面色渐渐黄下。如玉、洪氏大叫大哭；家人媳妇同众女厮们将过备下送终衣服，一个个七手八脚，挡扶着穿戴。少刻，声息俱无。一个家人媳妇说道：“太太去了。”如玉捶胸叫喊。一家儿上下，痛哭下一堆。张华等将过庭安放桌帐，把黎氏抬出来，停放在正中。如玉又扒在灵床上大哭，将喉咙也哭的肿哑了。张华上前劝解道：“大爷哭的日子在后哩，此事宜料理正务。”如玉止住哭声，走到院内台阶上坐下，定省了好一会，吩咐张华道：“咱如今是跌倒自扒的时候。富足朋友，不敢烦劳。”



你此刻去大槐树巷内，将秃厮苗三爷请来，就说是太太没了，我有要紧话说。”张华去不多时，请来一人，但见：

头无寸发，鬓有深疤。似僧也，而依旧眉其眉，须其须，不见合掌稽颡之态；似毳也，而居然鼻其鼻，耳其耳，绝少垂颈凹眼之形。既容光之必照，自一毛而不拔。诚哉异样狮球，允矣稀奇象蛋。

此人是府学一个秀才，姓苗，名继迁，字是述庵，外号叫苗三秃子。因他头上鬓间无发故也。为人有点小能干，在嫖赌场中，狠弄过几个钱。只是素性好赌，今日有了五十，明日就输一百。年纪不过三十上下，“穷”、“富”两个字，他倒经历过二十余遍。入的门来，先到黎氏灵前烧了一帖空纸；见了如玉，又安慰了一番，方才到两书房坐下，与如玉定归了报丧帖式。如玉自知无力，凡朋友概不劳礼，止遣人到老亲处达知。

两人商酌妥当，雇人分路去了。

苗秃子问道：“太夫人棺木可曾备办否？”如玉道：“正要措处。”苗秃子道：“这是此时第一件要紧事。”如玉道：

“少不得还要劳动。”说罢，到里边向洪氏要出他母亲存的那一百五十两银子；看见时，又不由的大痛起来。秤了秤，止用了七两有余，还有一百四十贰两多。如玉留下二十二两，备买办梭布，做伸幔、灵棚、孝服等类用，拿到外边，向苗秃子道：

“烦老兄同张华到州里去，寻一副顶好的孔雀杪板。这是一百二十两，先尽此数买；就再贵几十两也使得。”



苗秃子道：“老兄休怪我说以老太太的齿德爵位，就打一个金棺材，也不为过。只是时有不同，老兄还要存俭些，买副好柏木板儿罢。忝属相好，故敢直言。”如玉道：“棺木系先母贴身之物，弟即穷死，亦不敢过于匪薄。此刻就烦台驾一行。”说罢，苗三秃带了银两，同张华去了。

到起更后，张华回来说道：“棺木板看了两副，都是本城王卿官的。他祖上做过川东道，从四川带来，水旱路费了多少脚价，俱系真正孔雀杪板。一副上好的，要二百贰十两；一副略次些的，只少要十五两。苗三爷体贴大爷的意思，与王家讲说再四，用他那副顶好的，说明一百八十两白银。他家若不是买地急用，二百两也不卖。更有一件省事处：两副都是做现成的，打磨的光光溜溜。”如玉道：“为什么不雇人抬来？”张华道：“咱拿去的银子，止是一百贰十两，还差着六十两价。

是一边过银，一边过物，少一两也行不得，如何抬得来？”如玉听了，心上大费踌躇，向张华道：“我与王家，素无交往，你该就近烦黎大爷和他家说说，过几天与他银子，有何妨碍？”张华道：“大爷若不题起，小的也不敢说。苗三爷为银两不足，就想到黎大爷身上，着他应承六十两，迟几天找结。王家满口应许，只要黎大爷当面说句话。小的同苗三爷亲去说了原由。黎大爷不惟不肯应承，且说了许多不堪言语。说太太是大爷气死了。又道：“你家离了谋叛和买棺材的事，也没什么借重我处。可着你大爷快寻姓尤的去，他还才情大些。”苗三爷见说的不成活，连忙同小的出来，在西关店中等候，着小的星夜取银子好成交。”如玉听了，心中大怒，到里边与洪氏说。洪氏道：



“咱们如今，不是借光亲戚的时候，还有母亲留下两皮箱衣服。昨晚也和你说过的，是着你变卖了过度日月。不如且当上一箱，救救急。”如玉道：“我也想及于此，只是心上不忍。”洪氏道：

“你若心上不忍，不但将来发送，就是眼前棺木，也无办法。明日止有一天，后日就该入殓，那里还耽隔的？”如玉作难了一会，实是无法，只得将皮箱打开验看：内有十几套好皮子、缎子衣服，估计值四五百两。又眼中流了无数痛泪。开了个清楚单子，一总交与张华，带到城中，把苗三秃去当。

次日午后，张华先将棺木押来。如玉仔细观看，见是四块瓦做法，前后堵头如式，约五寸多厚，六尺半多长，敲打着声若铜钟，花纹细腻，香气迎人。如玉甚是得意。下晚苗秃子亦到，取出两张当票来：一张皮衣，当了一百四十两；一张缎衣，当了八十两。除去棺价六十，交与如玉一百六十两。苗秃道：

“成色俱是九九，分两是我亲自秤兑，丝毫不短。我当为两张，你将来容易取赎些。我又带来两卷白布，是本城隆盛号的，言明用了照时作价，剩下的只管与他退回。”如玉深喜他办事妥当，谢了又谢。

到了头七，如玉备了猪羊并各色祭品，请了学中几个朋友做礼生，也不请僧道念经，止是七七家祭。人家听得他不收礼，不宴客，不破孝，乐得与他母亲烧张空纸尽情，倒也此出彼入，甚是热闹。他表兄黎飞鹏也抬了祭礼来吊奠。如玉执意不收，也不与孝服。亏了苗秃子据理开解，如玉方肯收礼送孝。飞鹏见棺木贵重，祭品整齐，到底不



失大家风度，口里也说不出甚么不是，脸上自觉没趣，陪了祭，就要回去。如玉也不着人留饭。两家至亲，从此断绝来往。有告假并辞去的几个家人还没有寻下富贵地方，见如玉做头七，亲友出入，与昔时无异，只当主人手内还有大私囊，一个个又争着入来帮忙办事；及至伺候了几天，方知是老主母几件衣服发烧，又辞的辞，不辞的不辞，各自去了。

如玉将七七事办完，因他母亲抑郁抱恨而死，不忍心轻易出葬，过了七八个月，方才斟酌举行。手内又没一个钱，此时不但衣服银子用尽，连家中桌椅、屏画也当了许多，过时日。

苗秃子与他出了个主见，将先时当的那两箱衣服，寻了个买主，除去当铺本利，与如玉还找回八十两银子。苗秃也些须打了点偏手。如玉有了这宗银两，然后才敢择日，发送他母亲。他是个少年好胜的人，饶这般没钱，还向泰安州文武借了许多的执事行役，点主谢土；又请了两个小些的现任官儿，将找兑的几两银子，花的七零八落。

这一日本乡亲友，或三十人一个名单，或五十人一个名单，通共止六七个祭桌，人倒不下二百有余。观看的人，到也挨肩叠臂，直至他家祖莹。如玉将他母亲与他父亲合葬后，守了三日墓，方回家设灵位。晚间就在灵傍宿歇。睡不着时，追想昔日荣华，今时世态；又想念他母亲历历嘱咐的言语。独对着一盏孤灯，不住的吁嗟流涕。正是：

手内有钱冰亦暖，囊中无钞炭生凉。

知心惟有生身母，泉路凭谁说断肠？



第四十三回 逢吝夫抽丰又失意 遇美妓罄囊两相交

词曰：

我如今誓不抽丰矣，且回家拆卖祖居。一年贫苦一嗟吁，无暇计谁毁谁誉。

途次中幸会多情女，顾不得母孝何如？聊且花间宿，乐得香盈韩袖，果满潘车。

——右调《入花丛》

话说温如玉自葬埋母亲后，谢了几天人，诸事完毕，逐日家到是清心寡欲。素日相好的朋友，知他一无所有，也不来勾引他。即或有几个来闲坐的，见他愁眉恨眼，也就不好来了。

背间有笑骂他憨痴的，有议论他狂妄的，有怜惜他穷苦的，也有说他疏财仗义的，还有受过他银钱、衣食许多恩惠反比傍人鄙薄詈咒更利害的，如玉听在耳内，到也都付之行云流水。只是家间穷困之至，虽减去了若干人口，上下还是二十多人吃饭。天天典当，鬼混的过了一年有余。凡事总与苗三秃子相商，两人到成了个患难厚友。先时还指望拿住尤魁，后来亲自到州堂上，禀了几次。知州到也与他认真的责比差役，总无踪影。他把这拿尤魁的念头也歇了。

无如运气倒的人，这不好的事体，层层皆来。他母亲刚才亡过年余，他妻子洪氏又得了吐血的病；不上三两个月，也病故了，连棺木都措办艰难。到亏这苗秃子还有点打算，凡买过如玉产业的人，他便去说合，陆续也得够百



十余两，苗秃于中也使用了些，才将洪氏发送在祖莹。

如玉虽说是穷了，一则是旧家子弟，二则又在少年，还有许多大家小户，要与他结亲，孰意他不自揣时势，还想要娶一个天字号的美人，将说亲者概行谢绝，日日东查西问的寻访。

及至采访着某家女儿，才色双绝，他到愿意，人家又不要他。

因此把婚姻也误下。

一日到泰安，向他旧伙计等要长支欠银，住了三四天，得了三两多银子，一千多钱，将一张三十两欠约，让那伙计抽去，算了一分不该。正还要寻别的欠银伙计，听得本州官吏接济东道；问了问，说姓杜名珊，四川茂州人，做过陕西长安县知县。

他父亲虽早逝，常听得他母亲黎氏说，有个长安县知县杜珊做他父亲属员，亏空下一万多银子。布政司定要揭参，他父亲爱他才能，一力主持，暗嘱同寅各官捐助，完结亏项；又保举他后升了平阳府知府，临行与他父亲认了门生。今日听得名姓、籍贯相合，就动了个打抽丰的念头。急忙回家，与苗秃子相商。

苗秃道：“你有这些好门路儿，闲尝从不和我说。既然尊大人在他身上有如此大恩，又是尊府门生，你如今到这步田地，开个口，至少也帮五百；就是一千两，也不敢定。”如玉道：“我平时那里想得起？若不是他昨日到泰安，做梦也梦不着他。我今与你相商，趁他到咱们这地方，我那凑一分厚礼，与他送去；再拿个手本，向他门上人细说原委，或者有点想望也未可知。”苗秃道：“你这



想算，都用的是下乘功夫。他衙门住扎在省城，离我们泰安不过两天多路，何难亲去走遭？你若在此地见他，他又是个客官，语言间就有许多可推脱处，总帮你也不多。依我主见，你竟等他公出回去后，写自己一个名讳手本；再另外哀哀怜怜写个恳恩照拂的手本，内中帮他完亏空、保举话，一字不可露出，只写先人某人，在陕西同寅，如今你穷困之至，求他推念先人奉上垂怜。至于凑办厚礼的话，徒费钱而且坏事。世上那有个极贫的寒士，拿得出厚礼来？到只怕你年幼，记得太夫人话未必真切，冒冒失失的认起亲来，反为不美。

“如玉道：“这事至真至确。我固贫穷宁死不做伤脸的事。你方才的话，甚有机变。我们等他回去后，就雇一辆车，我还要烦你与我同去。”苗秃子道：“我就与你同去。总算上你与他没世谊，这游棍假名撞骗也干连不到我身上。”两人计议停妥，待了几天，济东道回去。

两人雇车同张华到省城，旅店安下，时时打听杜大老爷闲时，方才将手本投入号房。门上人拿入去，杜珊看了手本内情节，立刻开门请会。如玉从角门内入去。杜珊迎接到书房，行礼坐下。叙说起他父亲，杜珊甚是感念；又说到自己困苦，杜珊又甚怜悯。本日就留便饭，说道：“月前天雨连绵，官署内无一间房子不漏，刻下现在修补，实无地方留世兄住。且请到贵寓安息，弟自有一番措处。”如玉辞了出来，苗秃子在辕门外探头探脑的等候。如玉同他走着，说济东道如何相待，如何吩咐。苗秃道：“何如？你原是大人家，岂是寻常的拉扯？我若有你这些门路儿，也不知发迹到甚么地方了！”两人欢欢喜喜的回店，说了



半夜，总都是济东道的话。次日社珊回拜，将如玉的名讳手本壁回，还了个年通家世弟帖。如玉着张华跪止，杜珊定要拜会。在店中叙谈了好半晌，方才别去。吓的一店客人，都议论羡慕不已；慌的店主和小伙计，不住的问茶水。苗秃得意到极处，只是在光头上乱挠。午后，又差人送来白米一斗，白面一斗，火腿、南酒、鸡鸭等物。

如玉到也罢了，苗秃子是个小户人家，白花秀才，一生没见过个交往官府，看见火腿、南酒等物，不住的吐舌；和如玉说到高兴处，便坐不住，笑着在地上打跌。怕道台语说话，连街上也不许如玉闲行。他在店中陪着吃酒、唱小曲、说趣话，和中了状元的一般快乐。

到第四日，杜珊下帖请席。如玉又去。席间，杜珊细说本道一缺，出多入少；又值公私交困之际，不能破格相帮。临别，着家人托出十二两程仪。如玉大失所望，辞之至再。怎当得杜珊推让不已。如玉此时，觉得不收恐得罪他，收下甚是羞气；没奈何，只得收领拜谢。原来这杜珊初任知县时，性最豪侠，不以银钱介意，因此本族以及亲戚经年家来往不绝，食用为亦极奢侈。凡赠送人，必使其心喜回家。只几年，就弄下一万多亏空。藩司要揭参，幸得如玉父亲保全。屡次寄字亲友本家，告助亏空，无一个帮他一分一两。他才知道银钱去了，是最难回来的。自此后，任凭本族近支，以及至亲契友，想要用他一文钱，吃他衙门中一口水，比登天还难。由知县做至道台，虽二三十斤肉，也要斟酌食用。前后行为，如出两人。此番是深感如玉父亲，方肯送这十二两。在如玉看得菲薄不堪；在杜珊看得还是没有的大帮助。除了温如玉，第二人也不能叨



此厚观。

就是日前送那一分下程，都是少有的事。

如玉垂头丧气的出来，见苗秃子在仪门外，大张着嘴眺望。

看见了如玉，忙跑向前，笑问道：“今日又有什么好话儿？”如玉道：“言不得，真令人羞死气死！”苗秃着慌道：“不好！你这气色也不好！想是你语言间得罪下他么？”如玉道：“我有什么得罪他处？”就将送的银两数目，一边走一边说。苗秃笑道：“你少装饰！我不信。”如玉道：“我又不怕你抢了我的，何苦谎你？”于是将原包银两，从袖中取出，向苗秃眼上一伸道：“看，是十二两不是？”苗秃见上面有“薄仪”二字，将脚一顿，咬着牙骂道：“好禽娘贼！不但将你坑坏，把我苗三先生一片飞滚热的心肠，被二十四块寒冰冷透！”说毕，又蹙眉揉手，连连点头道：“罢了，罢了，我才知道罢了。”两人回到店中，一头一个，倒在炕上睡觉。张华见此光景，也不敢问。如玉翻来覆去，那里睡的着？到二鼓时候，苗秃问道：“你可睡着了没有？”如玉道：“真令人气死！还那里睡的着？”苗秃道：“你明日再去稟谢稟见，求他一封书字，嘱托泰安州官诸事照拂你。他若与了这封书字，常去说些分上，那里弄不了几个钱？一个本管的大上宪，又与巡抚朝夕相见，泰安州敢说不在你身上用情？”如玉道：“我就饿死，也再不见这没良心慳吝匹夫！”苗秃道：“我还有一策，存心已久，只是不好说出。今见你如此奔波，徒苦无益，只得要直说了。

天下事贵于自立主见。自己着贫无措兑，虽神仙也没



法子。自己若有可裁处，就不肯低眉下眼向人家乞讨。尊府的住宅，前庭后院，何止七八层？只用将房子出卖，还不愁一二千两银子到手？”如玉道：“我也曾想及于此。首则先人故居，不忍心割弃；次则也没人买。”苗秃道：“讲到一‘买’字，不但长泰庄，便是泰安州，也没人买。谁肯拿上钱，到那边住去？若估计木石砖瓦拆卖，还可成交。你若为是先人故物，自己羞居卖房之名，你须知那房子止可遮风避雨，不能充饥御寒。常言说的好：有了治，没了弃。你日后大发财源，或做了大官，怕修盖不起那样十处房子么？此事你若依了，我回家就与你办理。当汉子的，不必怕人笑话。世间卖房子的大人家，也不止你一个。救穷是第一要务，没得吃穿难受，这是老根子话。我再替你打算：房子卖后，也不在长泰庄住，只用二百两银子，在泰安城中买一处不大不小的房儿，过起安闲日日来。你又不欠人的债负，有什么不快活处？将所有房价，或买地讨租，或放在人家铺中吃月利。世上赤手空拳起家的，不知有多少，何苦着本村人日逐指指点点，笑议你是憨哥儿、混账鬼？你想：

我说的是不是？”几句话，说的如玉高兴起来，一蹶劣扒起，将桌子一拍道：“秃小厮快起来！你的话句句皆是。我的志念也决了！省的在这里受闷气，不如连夜回家办正事。”苗秃子也执起道：“城门未开，天明起身罢了。现放着老杜送的酒。

我活了三十多岁，止吃过一次鸭子，还是在尊府叨惠。你可叫起张华，将他送的那两只鸭子白顿上，我饱饱的吃一遍，也好与你回去办事。”如玉道：“三更半夜，如何



做法？到回家时，你将鸡鸭都拿去就是了。”苗秃道：“我们有火腿和变蛋，亦足下酒。”如玉便喊叫张华，收拾食物。张华见两人又眉欢眼笑，不是头前苦态，也测度不出他们的原故。直吃到天明。如玉着算还店账，又将道署送的礼物俱装在车内，一同起身。

离省城走了几十里，到一地方，名为试马坡。相传韩信做工齐王时，在这地方试过马。刚走到堡前，也是天缘凑合，从里面走出个人来，但见：

头戴四楞巾，却像从钱眼中钻出；身穿青绢氅，好似向煤窟内滚来。满面憨疤，数不尽三环套日；一唇乱草，那怕他百手抽丝。逢钱即写借帖，天下无不可用之钱；遇饭便充陪客，世上那有难吃之饭。任你极口唾骂，他只说是知己关切使然；随人无端殴踢，反道是至交好胜乃尔。

真是烧不热、煮不烂的粗皮，砍不开、扯不破的厚脸！这个人姓萧，名天佑，字有方，也是个府学秀才。为人最会弄钱；处人情世故，到像个犯而不较的人。只因他外面不与人计论，屡屡的在暗中谋害人，这一乡的老少男女，没一个不怕他。亦且钻头觅缝最好管人家闲事，就是人家夫妻角了口他也要说合说合，挨延的留他一顿便饭吃。若是大似此的事体，越发要索谢了。你若是不谢他，他就借别事暗中教唆人闹是非，三次两次还不肯放过，是个心上可恶不过的人。银钱衣物，送他就收，总要估计事体大小，心至得谢而后已。又好帮嫖诱赌，设法渔利。吃亡八家的钱，尤为第一。因此，人送他个外号，叫象皮龟；又叫萧麻子，为他脸上疤。故也。这日正从堡中出来，看见苗三秃子在车内，大笑道：“秃兄弟从何处来？”苗秃见是萧

